



汉代列侯分封的考古学分析*

刘尊志

摘要:分封列侯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两汉四百余年,分封的列侯数量众多。随着考古资料尤其是汉代列侯墓葬资料的不断丰富,其所体现的汉代列侯分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考古资料对于不同列侯与侯国、列侯的始封与嗣封及续封方式、列侯的具体种类等皆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列侯及其侯国的发展和变化。虽然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局限性,但也为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汉代列侯分封的有关内容、内涵等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汉代;列侯;墓葬;分封制度

中图分类号:K8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3-0083-07

两汉四百余年,分封的列侯数量众多,因而形成较多的侯国。而在这四百余年中,很多侯国会有嗣封延续的列侯,也有一些绝嗣、被废而造成侯国被除的列侯;还有一世暂终后又被续封的侯国,亦有改封或迁徙的侯国。与此相对应,列侯数量较多,种类亦较丰富,而且其中也不乏特殊性存在。关于汉代列侯的分封,已有较多研究者从文献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而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汉代列侯墓葬资料也对汉代列侯分封相关内容有着较多的体现。本文即以考古资料为主要参考,对汉代列侯的分封及有关问题作相关分析。

一、汉代列侯与对应侯国

关于汉代列侯的分封政策,《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汉兴,序二等”^{[1]801},《集解》注引韦昭曰:“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1]802}后又有“众建诸侯”^①之策,使得汉政府在王侯分封

方面更为有序。相关记载对汉代实行的分封制度作了详细的阐释,其中既有诸侯王的分封,也包括列侯的分封,而分封列侯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贯穿两汉。《后汉书》载:“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后避武帝讳,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肺腑(肺腑)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2]3630}

除文献资料外,考古资料也对汉代列侯的分封与对应侯国的内容有较大体现。就现有资料,已发现并大致可以确认的汉代列侯墓葬有80余处近130座,其中西汉列侯墓葬(含列侯夫人墓葬)稍多,也有少量列侯夫妻的同穴合葬墓;东汉列侯墓葬(含列侯夫人墓葬)数量略少,列侯夫妻的同穴合葬墓较多。一些列侯墓葬属

收稿日期:2023-03-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秦汉社会生活与制度的考古学研究”(22JJD770045)。

作者简介:刘尊志,男,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主要从事秦汉考古、秦汉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研究。

于同一侯国,更多的则是分属不同的侯国。已知汉代列侯墓葬中,一部分墓葬的墓主归属相对明确,也有一些墓葬的墓主归属尚不明确,还有少量存在争论或相对特殊的列侯墓葬。下文按时代对墓主相对明确的墓葬所体现的列侯与侯国作相关统计分析,对于存在争论或相对特殊的列侯墓葬会在统计时作相关解释,至于墓主归属不明确的列侯墓葬则不作统计和分析。

(一)西汉时期

陕西省西安市与咸阳市发现的西汉列侯墓葬较多,帝陵陪葬墓与相对独立的列侯墓葬皆有相当数量,反映出对应的列侯与侯国内容。陪葬汉高祖长陵的有绛侯,对应的为绛侯国。陪葬汉惠帝安陵的有宣平侯,对应的为宣平侯国。陪葬汉景帝阳陵的有高宛侯、郾侯和便侯,对应的为高宛侯国、郾侯国和便侯国。陪葬汉武帝茂陵的有长平侯、冠军侯、博陆侯、安阳侯和秭侯,对应的为长平侯国、冠军侯国、博陆侯国、安阳侯国和秭侯国。另外还有陪葬哀帝义陵的高安侯董贤,虽未确定,但也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讨^②,故本文将高安侯与高安侯国也列入统计之中。相对独立的列侯墓葬中也有一些体现出列侯与侯国的内容,主要有利乡侯与利乡侯国、富平侯与富平侯国、宜春侯与宜春侯国。另汉中市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张骞墓^③体现了博望侯与博望侯国的内容。

河北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南曲侯与南曲侯国、象氏侯与象氏侯国、临乐侯与临乐侯国^④。山东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郁郎侯与郁郎侯国、阳平侯与阳平侯国、广侯与广侯国、折泉侯与折泉侯国^⑤、平度侯与平度侯国。江苏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宛朐侯与宛朐侯国、鱣侯与鱣侯国、溧阳侯与溧阳侯国。安徽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汝阴侯与汝阴侯国、东成侯与东成侯国^⑥。湖南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轸侯与轸侯国、泉陵侯与泉陵侯国、沅陵侯与沅陵侯国。江西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海昏侯与海昏侯国、安成侯与安成侯国、安平侯与安平侯国。另外,出土的汉代列侯印章也体现出有关的内容,如西汉定侯与定侯国等。

就西汉列侯级别墓葬来讲,还有一些封君

或君侯的墓葬,如长沙市杨家大山刘骄墓^⑦、徐州市东北郊陶楼山 M1^⑧,前者出土的银质印章有“刘骄”二字,后者出土的龟纽银印的印文为“君侯之印”,该墓出土的一枚双面铜印,正面印文为“刘颀”、背面印文为“臣颀”。刘骄或为封君,刘颀为君侯,二者可能分别为西汉刘姓长沙国和楚国所封列侯,类似的列侯与列侯墓葬还有相当数量,因有关信息略少,不能完全体现侯国内容,但墓主是封君或君侯应无疑问。

(二)东汉时期

河南省洛阳市及周边地区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列侯与侯国有新丰侯与新丰侯国^⑨,偃师西南高龙镇一座编号为 93YSDZM51 的西晋墓葬出土的张禹墓碑^⑩,体现了安乡侯与安乡侯国的内容。另河南濮阳南乐宋耿洛村汉墓^⑪体现了东武阳侯与东武阳侯国,同时也反映了第一代东武阳侯具瑗被贬为都乡侯的内容。

河北地区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浮阳侯与浮阳侯国、蠡吾侯与蠡吾侯国,另外安平遼家庄东汉壁画墓^⑫还体现了都乡侯赵忠的有关内容。山东地区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与济北国相关的东汉晚期嗣侯的内容,还有高平侯与高平侯国。江苏地区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广陵侯与广陵侯国、乌程侯与乌程侯国。安徽地区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费亭侯与费亭侯国。陕西地区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有临晋侯与临晋侯国。

二、汉代列侯的始封、嗣封与续封

根据上文,汉代墓葬考古发现所体现的相对明确的汉代侯国为 50 个,其中西汉侯国 38 个,东汉侯国 12 个。这些墓葬材料在较好体现汉代列侯分封状况的同时,也反映出与汉代列侯分封有关的始封、嗣封与续封等内容。

(一)分封

目前已发现、发掘和大致确认的汉代列侯墓葬,数量较多且分布地区很广,墓葬的规模、形制、葬具、殓葬品与陪葬品、墓外设施等综合体现出与汉代列侯丧葬有关的内容内涵,反映出墓葬等级及与汉代列侯身份地位对应的特征。已知汉代列侯墓葬中,属于同一侯国或同一世系列侯的墓葬所占比例不大,墓葬分布区

域及具体地点或位置的差异等均说明众多汉代列侯墓葬分属于不同的侯国,这也与上文梳理的汉代列侯墓葬所属具体侯国相对应。由列侯墓葬所体现的时代特点,可推知汉代对于列侯的分封较为普遍,相关资料综合反映出分封制度背景下汉代列侯的不同及数量、地区、时代等的差异和特征。

有些汉代列侯墓葬的墓主及侯国归属不详,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代列侯分封的制度和内容,如列侯与相关侯国的数量、一定数量侯国对应的地区、有关列侯的分封方式与列侯相关的政策(含丧葬内容)等。以葬于王国都城附近的列侯墓葬为例,有的墓主是非“国家为封”者,即属于诸侯国自身的封君或君侯,为诸侯国内的贵族侯,而且占比不小。西汉楚国与东汉彭城国的都城彭城、广陵国都城广陵、长沙国都城长沙及东汉东平国都城无盐等,均发现有此类列侯墓葬,有的都城附近相关墓葬数量较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代列侯的分封情况。

(二)始封

两汉时期,出于各种政治原因或需求,一直存在新封的列侯,被称为始封者。已发现发掘和基本确认为汉代列侯墓葬的墓主中,大致有23个西汉列侯、10个东汉列侯可归入始封列侯。江西省莲花县老虎坳罗山西汉墓^⑮,墓主存在为第一代安成思侯刘苍的可能,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其为第二代安成节侯刘自当的可能性更大^⑯,因此老虎坳罗山西汉墓所体现的安成侯可能不是始封者,而更可能是继承者。

上述33个可确定为始封列侯的墓葬,约占墓主相对明确的汉代列侯墓葬的2/3左右,整体比例略高,而且时代、地点不一,较好地反映出汉代始封列侯的有关内容,如不同时期的分封、分封人员与对应侯国的不同等。

可确定墓主为始封列侯的墓葬,在很多方面体现出较为典型的汉代列侯墓葬特征,即使一些仅一代终亡的汉代列侯,包括因谋反被治罪、因坐酎金或因其他罪行被免侯等所形成的仅一代列侯的情况,对应墓葬亦是如此,这与列侯始封之初与朝廷或诸侯国之间关系相对亲密,而始封者自身也拥有相对较大权力和较高

地位等皆有相应关系。

(三)嗣封

按照常规和相关制度,除非有特殊情况,汉代列侯一般会有继承者,继承者继承原有侯爵即可视为嗣封,嗣封也成为汉代列侯及对应侯国延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关于西汉早期列侯的继承和嗣封,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载:“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適(嫡)子,以孺子□□□(子、良人)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_侯〈后〉_子为公乘……”^[3]文献中也有刘贺死后立嗣与继封的有关内容:“豫章太守廖奏言:‘……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4]2770}

已知汉代列侯墓葬中,部分可体现列侯嗣封的内容。一些单体非始封列侯的墓葬,根据出土印章等物可确认墓主为某一侯国嗣封的列侯,如湖南永州鹧子山M1与M2,为西汉泉陵侯国嗣封的第三侯倾侯刘庆与其夫人的同坟异穴合葬墓^⑰。分布于一个大的区域但位于不同地点的一组汉代列侯墓葬,不仅能够体现出同一侯国列侯墓葬的早晚差别,而且可以反映出嗣封的内容,如河北邯郸五里郎村东北西汉墓,墓主为西汉中期晚段的第二代象氏侯刘安意^⑱,邢台市隆尧县固城村南西汉墓,墓主为西汉中晚期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象氏侯(刘千秋或刘汉强)的可能性最大^⑲,这两处墓葬体现出象氏侯国列侯嗣封的内容。有些侯国的不同列侯葬于同一区域的相对较近位置,如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山东北不足一公里处的双山M1(甘泉一号墓)^⑲,墓主为东汉时期第一代广陵侯刘元寿的可能性较大^⑲;甘泉镇西约1里处的老虎墩东汉墓,墓主很可能为某一代东汉广陵侯^⑲,二墓墓主可能没有最直接的父子承继关系,但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广陵侯嗣封的内容。有些东汉列侯墓地尤其是宦者侯的墓地中,至少有2座分布集中但时代不同的同一侯国列侯墓葬,墓主之间多存在父子关系,能够反映出收养子继嗣侯爵的内容,如河北望都M1、M2(浮阳侯孙程与其养子浮阳侯孙寿夫妇的墓葬)^⑲、安徽亳州董园村

M2与M1(费亭侯曹腾与养子曹嵩夫妇的墓葬)^②、河南濮阳南乐宋耿洛村M1、M2(原东武阳侯,后诏贬为都乡侯的宦者侯具瑗夫妇与养子夫妇的墓葬),所体现汉代列侯的嗣封内容和特征较为明确^③。另外,山东济南长清大觉寺M2,男性墓主的身份应该是东汉晚期嗣侯,该墓附近的M1可能是东汉济北国的官吏或者宗族亲戚,与M2墓主存在密切关系^④,该墓地也体现出与东汉诸侯王国相关的嗣侯内容。大致来看,嗣侯墓葬也都在相关方面体现出与汉代列侯对应的特征,而与朝廷或诸侯国关系密切的嗣侯,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考虑到较多嗣侯在汉代列侯发展大环境下权力不断被削弱,随着嗣侯与朝廷及诸侯国关系日渐疏远,墓葬所体现的等级与特征更趋地方化和世俗化,在某些方面要逊色于始封列侯,这也许是一些嗣封列侯墓葬无法被准确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续封

续封是指列侯在子嗣传承及侯国发展过程中出现间断,并在间断期后又重新封原列侯家庭或家族成员为侯,且沿袭原侯国的爵位和发展谱系。

据文献资料记载,东汉早期的广陵王刘荆让巫师通过祭祀祝诅皇帝,因事情败露,有司举奏,刘荆畏罪自杀,广陵王国也因此被除。一段时间后,朝廷又封刘荆之子刘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2]1446-1448}。从“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的内容看,刘荆、刘元寿父子的爵位可被视为续封,但存在王与侯的差异,因此不能完全作为列侯的续封。相关墓葬位于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甘泉山一带,甘泉二号墓(双山M2)为广陵王刘荆与其夫人的同穴合葬墓^⑤,甘泉一号墓(双山M1)很可能为广陵侯刘元寿的墓葬,而老虎墩东汉墓的墓主则为某一代广陵侯,体现出相应的续封关系。

体现汉代列侯续封制度较明显的为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地。根据文献,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去世,汉元帝时,刘贺之子刘代宗被复封为海昏侯,且“传子至孙”^{[4]2770}。这里所说的复封应等同于续封。刘贺的墓葬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墩墩山,山头

东北的祠堂岗、花骨墩及东南方向的苏家山也发现有其他不同时期的海昏侯墓园^⑥,与文献相结合,较好地体现出续封(复封)内容及续封后海昏侯与侯国的发展。

三、汉代分封列侯的种类

两汉时期分封的列侯数量众多,分封列侯的原因和方式也较为多样,这使得汉代列侯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在墓葬方面有较多体现。

(一)同姓与异姓列侯

汉代分封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为王与侯的分封,二者之间存在较多相似性,但差异性也很明显,在被分封者的等级、权力与人员数量等方面皆可体现。在同姓与异姓方面,二者间的差别较多且明显。西汉初,朝廷分封了相当数量的异姓诸侯王,但不久就推行了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的政策,很多刘姓子弟被封为王,至文帝时期异姓王基本消失殆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东汉末也仅有个别异姓人为王,如魏王曹操,而其还存在较特殊的时代背景^⑦。反观汉代列侯的分封,则一直是同姓与异姓并封共存,故汉代列侯可有同姓与异姓类别的明显区分。

1. 同姓列侯

同姓列侯是汉代列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可基本确定墓主的汉代列侯墓葬,在分布方面,大致体现出京师相对略少,地方较多,分布地区也较广泛的特征;从时代来看,可确定的西汉刘姓列侯墓葬要多于东汉刘姓列侯墓葬。分布差异的形成可能与分封制度有关,也显示了列侯政策背景下朝廷安置同姓子弟、加强地方统治的同时,削弱地方部分王族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考量;时代差异的形成则与两汉分封制度及列侯政策不同、两汉王朝政治体制差异等存在相应联系,如东汉时期,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同姓王侯势力的削弱,并试图通过对异姓侯的分封以求达到增强和稳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目的。另外,有些墓葬是否为列侯墓葬,作为列侯级别墓葬,墓主是否为刘姓族人等不确定因素,也是形成上述分布及时代差异

的原因之一。大致来看,列侯墓葬及有关墓葬资料体现的西汉时期刘姓列侯主要有南曲侯、象氏侯、临乐侯、郁郎侯、广侯、折泉侯、平度侯、宛胸侯、棘乐侯、鱣侯、溧阳侯、东成侯、定侯、泉陵侯、海昏侯、安成侯等,另有一些刘姓封君或君侯。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刘姓列侯仅有广陵侯,而与济北国相关的东汉晚期嗣侯也应为刘姓。

2. 异姓列侯

考古发现的汉代列侯墓葬中有相当数量的异姓列侯墓葬。西汉都城长安周边及陪葬帝陵的西汉列侯墓葬中,异姓列侯墓葬所占比例较高,东汉都城洛阳周边及陪葬帝陵的东汉列侯墓葬也大致如此,这在文献中皆有记载,限于篇幅不再列举。究其原因,应与两汉帝陵的陪葬制度及朝廷的官僚体系等有较大关系。西汉墓葬资料中,陪葬景帝阳陵的有高宛制侯丙武、卬侯周应、便侯吴信^②;陪葬武帝茂陵的有长平侯卫青、冠军侯霍去病、博陆侯霍光、安阳侯上官桀、秭侯金日磾等^③;西安市南郊有富平侯张安世墓^④、宜春孝侯王咸夫妇或釐侯王章夫妇墓葬^⑤。东汉洛阳城附近有东汉新丰侯单超墓,安乡侯张禹死后当陪葬帝陵,而宦者侯赵忠也在帝陵陪葬区修建有自己的墓葬。地方也有相当数量的异姓列侯墓葬,西汉列侯墓葬体现的异姓列侯有阳平侯国的某代阳平侯、汝阴侯夏侯灶、软侯利苍、沅陵顷侯吴阳、西汉中晚期王姓安平侯等;东汉列侯墓葬体现的异姓列侯有浮阳侯孙程及养子孙寿、东武阳侯具瑗及袭其都乡侯的养子,另有都乡侯赵忠、乌程侯孙坚、费亭侯曹腾与养子曹嵩、临晋侯杨赐等。

需要说明的是,两汉京师附近及周边地区发现较多不能确定墓主的列侯级别墓葬,墓主中或有刘姓列侯,但异姓列侯可能占多数。在较多汉代诸侯王国都城附近及周边地区也发现一定数量不能确定墓主的列侯级别墓葬,考虑到较多诸侯王国为刘姓诸侯,而相当数量此类列侯为诸侯国所封,相关墓葬的墓主多为刘姓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可从殓葬玉器等看出,尤其是殓葬玉衣的使用,而有的刘姓列侯葬在原所属诸侯国附近的情况亦可证明,如徐州市北郊的簸箕山 M3,墓主为分封于他地的宛胸侯刘执^⑥。当然,汉代诸侯王国都城附近或周边的

一些列侯墓葬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墓主为异姓列侯的可能,但数量很少。

(二) 列侯种类

根据受封对象的差异及分封形式的不同,考虑到嗣封与续封等因素,可将汉代列侯分为功臣侯(随父)、王子侯(随父)、外戚恩泽侯(随父)、宦者侯与养子侯等,另有相当数量属于诸侯王国的侯。东汉时期,因列侯可明确分为县级侯、都乡侯、乡侯、亭侯等,对应列侯的种类有所增加,相关墓葬资料对此也有体现,如都乡侯等。总体来看,能够大致确定墓主的汉代列侯墓葬所体现列侯的种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功臣侯(随父)

西汉时期主要有绛侯、汝阴侯、软侯、高宛侯、卬侯、博望侯、秭侯等。张骞被封为博望侯与其出使西域有“凿空”之功,且有抗击匈奴的功劳等有关;秭侯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汉后在汉廷为官,后以功被封为秭侯,谥号敬侯,其应作为功臣侯而非匈奴归义侯。上述其他列侯的被封均与战功有关,除软侯利苍外,其余列侯对应墓葬的墓主基本为随父嗣侯。东汉时期主要有临晋侯、安乡侯、乌程侯等,其中临晋侯杨赐、安乡侯张禹均是对朝廷有功而被封侯,东汉末年的乌程侯孙坚,则是因有战功而被封侯。

2. 王子侯(随父)

王子侯是两汉列侯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大致确定墓主的汉代列侯墓葬所体现的西汉时期的王子侯主要有宣平侯、便侯、利乡侯、南曲侯、象氏侯、临乐侯、郁郎侯、广侯、折泉侯、平度侯、宛胸侯、棘乐侯、鱣侯、溧阳侯、东成侯、定侯、泉陵侯、沅陵侯、海昏侯、安成侯,其中宣平侯、便侯、沅陵侯为异姓侯,其余为同姓侯。能够大致确定墓主的汉代列侯级别墓葬反映的部分列侯为第一代侯或始封侯,部分则是随父嗣侯。墓葬所反映东汉时期的王子侯较少,主要为蠡吾侯、广陵侯等,均为同姓侯。

3. 外戚恩泽侯(随父)

这是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类列侯,大致能确定墓主的汉代列侯墓葬所反映的此类列侯有一定数量,基本为西汉列侯,如长平侯、冠军

侯、博陆侯、安阳侯、高安侯、富平侯、宜春侯、阳平侯、安平侯等,多数为第一代侯或始封侯,部分为随父嗣侯,如宜春侯、阳平侯等。

4. 王国侯

王国侯多不见于文献记载,主要是分封于各地诸侯王国的侯,有关墓葬所反映的西汉楚国的君侯刘欣、长沙国的封君刘骄即为此类侯。分布于诸侯王国都城附近或王陵区中,可以确定为汉代列侯墓葬,但墓主不详者有相当数量,其中较多应是王国侯。如上文所言,这些王国侯以刘姓居多,这应与汉代诸侯王国的相关政策等有一定关系。相关墓葬如西汉楚国都城附近发现的一些墓主不明确的列侯墓葬、西汉广陵国都城附近的烟袋山西汉墓^③;东汉彭城国都城附近的拉犁山东汉墓^④、东汉下邳国王陵区中的刘楼东汉墓M1^⑤等。其他如山东东平王陵山东汉墓,墓主可能是与东平王家族有关的列侯夫妇^⑥;济南长清大觉寺M2,墓主作为嗣侯,与东汉济北国有关。

5. 宦者侯(随养父)与都乡侯(随父)

宦者侯为东汉时期的列侯类别之一,也是特色之一,与东汉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墓葬对一些东汉宦者侯有所体现,同时还反映出其养子随父嗣侯等内容。墓葬所体现宦者侯及养子嗣侯主要有浮阳侯、费亭侯、新丰侯、东武阳侯等。新丰侯单超无养子随养父嗣侯,东武阳侯具瑗则在后来被贬为都乡侯。浮阳侯孙程与费亭侯曹腾所封侯爵得以延续,且皆存在养子随父嗣侯的情况,对应墓葬的发现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孙程养子孙寿墓葬为河北望都M2,曹腾养子曹嵩的墓葬为安徽亳州董园村M1。考古资料体现的都乡侯也基本与宦者侯存在相应联系。宦者侯赵忠,被封为都乡侯,但其后来被袁绍所杀,无养子嗣侯,其墓葬可能为河北衡水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宦者侯具瑗的养子继承其都乡侯爵,而养子的儿子则基本无爵位,河南濮阳南乐县福堪镇宋耿落村南东汉墓地对这一内容有所体现。

综合来讲,已发现发掘的汉代列侯墓葬对两汉时期列侯的分封有较多体现,虽然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局限性,但其也为我们从考古学视角研究汉代列侯分封的内容、内涵

等提供了相应参考。

注释

- ①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7页。原文为贾谊上疏陈政事之《治安策》中“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 ②朱晨露:《汉哀帝义陵“董贤墓”名位考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胡中亚:《汉哀帝义陵“董贤墓”考辨》,《黄河 黄土 黄种人》2020年第8期。
- ③卜琳、白海峰、田旭东等:《张骞墓考古记述》,《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
- ④刘尊志:《河北南皮芦庄子汉墓的性质》,《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 ⑤山东五莲张家仲固西汉墓地中主墓(M2)可能为第一代折泉侯刘根的墓葬,有关内容笔者有专文进行论述。墓葬资料见潍坊市博物馆、五莲县图书馆:《山东五莲张家仲固汉墓》,《文物》1987年第9期。
- ⑥刘尊志:《安徽巢湖北山头两座墓葬的墓主及相关问题》,《考古》2023年第3期。
-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5-129页。
- ⑧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
- ⑨洛阳白马寺墓园东汉墓的墓主可能为宦者新丰侯单超,有关内容笔者有专文进行论述。墓葬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 ⑩赵振华、王竹林:《〈张禹碑〉与洛阳东汉皇陵》,《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 ⑪王国平、张文彦、史国强等:《南乐汉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 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萍乡市莲花县文物办:《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 ⑭张艳秋:《江西莲花县西汉安成侯墓墓主探讨》,《考古学集刊(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0-133页;左骏:《江西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发覆》,《东亚文明(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4-89页。
- 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
- ⑯黎晖:《玉衣片》,《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 ⑰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隆尧县出土刻花贴金玉片》,《文物》1992年第4期。
- ⑱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清理简况》,《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0页。
- ⑲余国江:《江苏扬州双山汉墓墓主身份探讨》,《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
- ⑳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甘泉老虎墩汉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 ㉑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安志敏:

《评“望都汉墓壁画”》，《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林树中：《望都汉墓壁画的年代》，《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②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任晓民：《曹操宗族墓群》，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③刘尊志：《东汉宦者侯墓葬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④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长清区文物管理所：《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第8期。^⑤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⑦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50页。^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文博》1999年第6期；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张仲立、丁岩、朱艳玲：《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⑪朱连华、王艳

朋：《西安长安区北里王汉代积沙墓》，《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117页。^⑫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胸侯刘執墓》，《文物》1997年第2期。^⑬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市烟袋山西汉车马陪葬坑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11期。^⑭李银德：《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耿建军：《徐州市拉犁山二山东汉石室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09页。^⑮睢文、南波：《江苏睢宁县刘楼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15页。^⑯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9.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Vassal Enfeoffment in the Han Dynasty

Liu Zunzhi

Abstract: The enfeoffment of vassals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Han dynasty. For the more than 400 year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the number of vassals enfeoffed was huge.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especially the tombs of the Han vassals, the contents of the vassal enfeoffment in the Han dynasty manifested become more and more abundant as well.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ully show the different vassals and their states, the initial and subsequent enfeoffment of vassal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types of vassals, and meanwhile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Han vassals and their states to some extent. Althoug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some limitations, they provide us with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to study the content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vassal enfeoffment in the H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y.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vassal; tombs; enfeoffment

[责任编辑/启 轩]